



春光明媚

又到菜花金黄时

鄢伦

三月三，风筝飞满天。勤劳的春姑娘唤醒了嫩绿的新芽、五彩的花朵，把大自然装扮得美丽如画。

人们纷纷走出家门，来到田野，走上山岗，休闲踏青。那一片片金黄的菜花总让人流连忘返，如痴如醉。

每当这个时候，我总会回想起童年的小伙伴邓四哥。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贫穷让自己缺乏自信，少言寡语，与同龄人在一起总感觉矮人一截，还常受欺负。

小伙伴中，比我大两三岁的邓四哥一直对我好，时常保护我，关心我。他的这份情意一直留在我心里。

邓四哥家与我家只隔了一根田坎。那

个年代，家里的小孩都要做些割草、放羊等力所能及的家务事。很多时候，我和邓四哥总是一起出门。

三月，油菜田里一片金黄。这一片片金黄的花海就成为了我们边割草，边游戏玩耍的乐园。

我们背着背篓来到油菜地里。“淹没”在花海之中，哪还有割草的心思？把背篓晾在一边，吹牛聊天，捉迷藏、打对抗攻防仗，玩得不亦乐乎。油菜花瓣落在头发上、衣服上，整个人的头上、身上都被染上了黄色。玩够了，也快到吃饭的时间了，我们才胡乱割些草，背回家。有时玩耍不小心将油菜茎弄断了，种油菜的主人前来责问，邓四哥总是把责任承担下来。

有一年油菜花开的季节，我和邓四哥钻

进一块油菜田捉迷藏。不一会儿，另一波同龄人也来到这块油菜田。对方带头的那位要我们让出“地盘”，他们要在这里活动。我说了一句“我们先来，凭什么让”惹怒了对方。那人凶巴巴地就要“教训”我。邓四哥提高嗓门大声吼：“要干啥子？我们是先来撒。周围恁个宽，要你们另外找地方撒。”对方被邓四哥的气势给镇住了，只好灰溜溜地走了。我心里更加佩服邓四哥了。

油菜花谢的时候，邓四哥家院坝边上那棵高大的枇杷树也挂满了果子。不久，油菜收割后，人们忙着整理油菜田，准备插秧。这时，邓四哥家总会给我们家送一些刚采摘的枇杷来。邓四哥常常悄悄把最大最甜的枇杷拿一些出来和我分享。

如今，我俩都过了知天命的年龄。这些

年，他一直生活在老家。我十多岁离开家乡后，一直在外学习和工作，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很少了。记得邓四哥小学毕业那年，也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一天放学路上，遇到了一位照相的师傅，我们就在油菜花田里照了一张相。

那是我人生的第一张相片。这是张黑白照片，看不出油菜花的金黄，脑海里，记得当时我们都光着脚，身着粗布衣服。多年以后，那张照片随着岁月的流逝被我弄丢了。但儿时金黄的油菜花和所有曾经的美好留在脑海里，永远不会丢失。

(作者供职于重庆市江津区慈云镇人大)

新绿

张柏华

小区院坝的那棵黄葛树，高大茂盛，没招来风，却遮挡了阳光和视线，几个“狠心”的大力士，剥离了它所有枝丫，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桩，形如手掌举起的五指状。

春风暖阳，它的脚下，已变成了绿地；它的兄弟，已发出了新芽，长出了新叶，在春日下光亮、剔透。可它还迟迟不见生命的律动，能否逃过一劫？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终于，它抓住春的尾巴，皮肤下斑点显露，争抢着阳光，使劲呼吸，沐浴生长。树桩的世界，已翠绿发亮。

这让我想起了多年前看到的一棵树的复活，赞叹大地的博大，感慨生命的顽强。

那年，我在一所乡村小学任教，操场边有好多棵水青杠树，其中一棵只有小碗口粗细，而且树身还是光光的。老人说，那是去年几根刀豆的藤蔓爬上此树，主人家在摘刀豆时，折断了树梢，剔尽了枝丫。

我天天看着它，觉得怪可怜的。我常常在想，它还能活吗？春季开学不久，又接连下了两三场雪，我越发觉得那树有些

樱花渐欲迷人眼

游义平

与猫山樱博园近在咫尺，却从未踏足。此次外地朋友专程为花而来，邀我作陪。

阳春三月的早晨，久违的阳光，迎面而来。最先迎接我们的，不是花的香气，而是慕名而来的游客和络绎不绝的车辆。

停好车，还不到九点，仰头看那漫山遍野的樱花树下，到处是人影。

走到哪里，都是樱花。往上看，整整齐齐的樱花捧着笑脸，排着队列相迎。往下看，是粉色的圆伞，在山间突起，一簇又一簇。向前，是两旁的樱花树，用她缀满花朵的枝条搭建的花廊桥，回首，惊觉已置身于花海之中。樱博园第一批开放的樱花，以粉红和火红为主。粉红色的樱花，乍一看，与桃花相似，粉扑扑的五片花瓣，向外尽情舒展，护着娇嫩的花蕊。火红色的樱花在枝头间摇曳，远远望去，倒似有饱满的红果子挤在一起，阳光下，耀眼夺目。一株花团

锦簇，一片就是花海。游客们呼朋唤友，信手拈枝，争相拍摄，要把这精彩永存。

有两
只鸟儿在



(作者单位：重庆市江津区李市小学校)

难熬。所以，每一场雪后，我总会留心那树，丝毫不见复活的迹象，心头倍增感伤。

突然有一天，我发现了一个个红褐色的芽，像颗颗珍珠，紧紧依偎在树干的凹处。不消几日，它们如我盼望的一样，全都绽开了，从一点点到一片片，娇嫩翠绿，清新怡人。我好一阵欢喜。于是，我知道，春到了，那树就复活了。一看山上山下，沟沿河岸，花草树木都被新绿所簇拥。

这时，我倒有些后悔了，后悔以前担心它干嘛？那树虽然树梢没了，枝丫尽了，但它的根还深埋泥土，生命依然，只是季节未到，来不及显现而已。

春风过处，万物复苏之时，它依然以充满生机的新绿，展示它旺盛的生命力。这不正是源于它顽强的精神，大地的孕育，春雨的滋润吗？这新绿不就是绽放的生命？新绿——朝气蓬勃，活力四射！春风沐雨，生机盎然！转身之时，山川欢颜！

(作者单位：重庆市石柱县第四小学校)

花间跳动着，不时地偏着身子，扭动它的小脑袋从花朵的下方，用那尖尖的嘴，伸进花蕊之中。朋友说，这是鸟儿在吸食花蜜。落在花枝上采蜜的鸟儿，兴奋地发出“唧唧唧”声，上蹦下跳，悬停扭身，一边摆动身体，一边振动翅膀，动感十足。

从山腰转到山顶，又转到后山，留连在花海，时间就不知不觉被樱博园里的樱花偷走了。后山的樱花树还是光溜溜的枝条。当地人说，因为樱花花期短，后山的这片樱花，会在前面的樱花凋谢之后，渐次开放。我不禁感慨，每一朵花都是在风中与春相约，每一朵花也都在风中与树相辞别，终究，是把时间给了时间。

小憩时，朋友速写了画作，应朋友之邀，吟诵数句。

几山樱红待客观。山上风抚，枝间蕊悄。春暖阳与多情客，花亦夭夭，人亦妖妖。当愧曾经错负此？娇颜花落，心绪飘渺。时光不语绘秀美，白了双鬓，热了心田。

遍山樱花，渐欲迷人眼。纵是不舍，待他日再来。返程已是下午，车流在交错，人来，人往。庆幸陪朋友来赏花，差点儿错过，花语，花不语，是情怀。

(作者单位：重庆市江津区李市小学校)

走着走着花又开了

(外一首)

李美坤

从未去思考
春风是一种什么颜料
是谁的神来之笔
含了什么成分
走着走着，花就开了

每个春天
显得比蜜蜂还忙
我得去看看
梅、樱、李、桃、
油菜花、玉兰、海棠……
好像依次，有序
又全部乱了阵脚

花事短暂，岁月匆忙
必须要和它们照上一面
等到下一个春天
它们依然年轻
而我
鬓角又将添几根白发

赏花的人

沉甸甸的袋子
装满了
在花下采摘的清明菜
从路边农家买来的
折耳根、椿芽、莴苣

一个个红光满面
他们都喜欢
这滋养鲜花的土地
长出的日子

(作者单位：重庆大足区融媒体中心)

早春

(外一首)

杨智华

二月落入黄昏，一株
白色的巴旦杏花，
自丛林中探出身影，
点亮渐趋暗淡的郊野
点亮我正奔跑的

城郊这条笔直的大路。
我是迟到半步的赶春人，
迎着微寒的风。
我满心想把山路边

那些在阳光下楚楚动人的
小朵小朵紫堇，
放进身体，替换去
一冬的沉冗，与困挠好久的
后肩背内隐隐的痛。

河滩

这熟悉的声音，
拉了一声，又一声，
每一声，至少把我的记忆，
拉回二十年。

想起二十年前，我年轻，
丝毫不畏惧，
阳光在身后的追赶。

(作者单位：重庆江北区人武部)

春的华国

陈福厚

熬过了严冬，绽放春的笑颜
逆行逆施的寒风
翻动旧时的黄叶、枯草
惊雷如一记沉闷的耳光
搅动着世界的纷乱

玫瑰、樱花、玉兰
枝枝丫丫，勾勾连连
开得肆意张扬
而富贵吉祥的牡丹
正蓄势待发

美，不只有花瓣
春天，树枝上新叶正在萌发
御东风，放飞春的华章

(作者系重庆北碚区文联主席)

行香子·沙坪坝区同仁访潼南陈抟故里

钟诚

极目穹苍，遍野金黄。水澄莹、白鹭徊翔。“火车”醉轨，飞艇飞江。纵菜花斑斓，菜花炫，菜花香。

景区“探路”，“游乐”寻方。戮心力、文旅

“铜墙”。喜谋协作，乐享春光。有山风爽，林风灿，叶风芳。

(作者单位：重庆潼南区文旅委)